

非天夜翔——著

明王 幻世录

①

MING
WANG
HUANSHILU
最新都市
奇幻烧脑大作



非·外·借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明王幻世录

非天夜翔——著

MING
WANG
HUANSHILU
最新都市
奇幻烧脑大作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明王幻世录 : 全3册 / 非天夜翔著. — 天津 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6.6

ISBN 978-7-201-10541-3

I. ①明… II. ①非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38650号

明 王 幻 世 录

MINGWANG HUANSHILU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
出 版 人 黄 沛
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

邮政编码 300051

邮购电话 (022) 23332469
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
电子邮箱 tjrmcbs@126.com

责任编辑 刘子伯

制版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开 本 880 × 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31.375

插 页 0插页

字 数 800千字

版次印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75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
楔子 001

卷一·鸱吻

一 邂逅	004
二 冲突	039
三 回忆	065
四 鸱吻	084
五 心结	106

卷二·乩神

一 心灯	148
二 妖犬	179
三 乩仙	207
四 魂流	234
五 人性	269
六 瞳力	294
七 奸细	312
八 考验	333
九 天魔	358

目录

卷三·九尾天狐

- | | |
|------|-----|
| 一 外派 | 406 |
| 二 幻惑 | 435 |
| 三 阴霾 | 461 |
| 四 反击 | 499 |
| 五 逃亡 | 524 |
| 六 宴会 | 554 |
| 七 怒海 | 590 |
| 八 缉捕 | 612 |
| 九 逆袭 | 639 |

卷四·龙

- | | |
|---------|-----|
| 一 前路 | 664 |
| 二 端倪 | 702 |
| 三 偷袭 | 724 |
| 四 遗踪 | 750 |
| 五 圣地 | 784 |
| 六 血魔 | 814 |
| 七 拜师 | 854 |
| 八 密谋 | 894 |
| 九 决战 | 924 |
| 番外·动如参商 | 948 |

楔子

浩瀚的宇宙深处适应生物进化的星球数以万计，然而当文明称之为文明以后，便不再是没有意识的生物统治的世界，它的发展脉络往往是相同的。当人类的望远镜能够企及到 Kepler 438b 类地行星时，它的文明程度已经超越了地球 470 年。

它有着与地球相似的环境气候、山川地貌、飞禽走兽乃至人类社会，唯一不同的是，横亘星球的天空与大地之间存在着天脉与地脉的混沌之气，影响着星球上的生物并赋予其奇异的天赋。因而，星球上的人类更喜欢称它为梵星。

卷一·鸱吻





一 邂逅



《关于一级注册驱魔师资格证考试的通知与民间管制方案修订》

民间妖怪管理与整治组织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、各地区驱联、民间驱魔师协会组织：

为贯彻落实第二次民间妖怪研究会议与制度改革委员会要求，深入加强对驱魔师组织的管理，切实发挥驱魔师对民间和平与社会安全的积极作用，驱魔小组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：对驱魔师群体提出新的改革方案与管理条例，增加“一级注册驱魔师资格证考核”，并登记个人，凭证上岗，报名与考核具体内容详见附件（1）。

鉴于近年来收妖工作失手案例日渐增多，《走进科学》节目小组对此已无力进行善后与控制舆论导向。即日起，新的管理制度通知如下：

（一）任何单位、个人在进行收妖活动时，不得有无关人员在场，否则根据实际情况与影响，处以罚款、行政处分与降级。

（二）个人执行驱魔、收妖任务时，不得在 6:00—22:00 进行活动，尤其注意避开上下班高峰期，非人口聚集地可适当调整工作时间。单位执行任务时须先向当地有关部门申请清场。



(三) 对任何妖怪，须执行“先劝谕”、“后收服”、“再超度”原则，不得有不问缘由便简单粗暴地将妖怪打回原形的行为，为免激化妖怪与民间百姓的矛盾，同时杜绝“提头领赏”的不正之风，原下发的驱魔师每月津贴与悬赏取消，改为对个人所得内“劳务费用”一项进行调整，具体减免税费额度详见附件（2）。

(四) 各驱魔人、单位须定时组织成员深入学习。

各省自查报告和检查小组报告请于11月11日前上交至灵子胡同驱委办公室。

联系人：陈真。

联系方式：000-11952107 000-11952108

附件（1）：《一级注册驱魔师考核内容》

附件（2）：个人劳务所得税驱魔、除妖分类免征税额

驱委办公室

宇宙历201X年7月2日

梵星。

一阵寒风“呼”地吹过，卷起地面上的文件，贴在项诚实的脸上。项诚实手忙脚乱地把文件扯下来，看了一眼，扔到一边去。

又一阵风吹来，卷着文件贴上项诚实的后脑勺——项诚实头也不回，甩出一枚竹签，“咻”地钉上文件，带着它飞向院墙，把它钉在墙上。

二十八岁的高瘦青年躬身从井里打水，蹲在井边洗脸洗头。水盆里倒映出他的英俊面容，他发现自己又被晒得黑了些，头发油腻腻的，耳后满是泥垢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不知何时才是个头。他叹了口气，用一个高难度姿势撅着屁股，脑袋朝水盆里浸了浸，把香皂涂了满脑袋，便没头没脑地洗起头来。



秋高气爽，黑鹰展翅，从碧蓝如洗的天空中飞过，在这万物凋零的季节，唯独小山峡颜色层层叠叠，自山脚至山顶，碧蓝、青绿、金红、绛紫，犹如泼向凡间的颜料被江水氤氲开去，染在画纸上。秋风卷起金红的落叶，飞扬着掠过三峡，落向位于腹地的丰都。

小孩子在村口追逐，江水滔滔而去，绵延壮阔，与天之堑、地之壑中的三座山峡遥相呼应。

宇宙历二年，和帝于此地置县，迄今已有一千九百年的历史。

此处江滩怪石嶙峋，日间群山耸立，夜来江风呜咽，犹如岁月刻在这古老土地抹不平的累累伤痕。此处以南的山脚下有一座村子，被群山环抱，名唤鹰涌村，传说，巫山群鹰曾在这山头巅峰筑巢，是以得名。

“项诚实！”老村长的声音在门外喊道，“你在不在家？你又跑哪里去了？十天半个月的不在家！”

“哎！”项诚实头上全是泡沫，眼睛被肥皂水刺得发痛，转头朝门外应了声，等了片刻，不见人进院门，便脱了上衣，把水朝身上泼，再摇井轱辘打上一桶水。

洗过澡后，他穿着长裤拖鞋，打着赤膊出去。石板路下头，村里不少人在议论纷纷，还有人和村长吵架。项诚实叼着一根烟，买了瓶酒，晃悠回家，看到已经有人抡着棍子在动手，要打村长。

“莫要吵了！”项诚实忍不住大喊一声。村内对度假村的开发显然不满意，这些人推来推去，几乎要成为一场斗殴事件。

有人叹道：“混日子不容易，啥子都不能做喽，一技之长也没得，只会种田，自寻出路吧！”这句话登时引发了连锁反应。有人哭了起来，有人唉声叹气，一时间都没有人再与村长争执下去，还能说什么？

这年头活计不好做，项诚实回到家，自斟自饮，桌上一只银光闪闪的小鸟站着，歪着脖子朝他啾啾叫，项诚实便扔给它一点肉，小鸟仰着脖子伸了几下，把肉吞了下去，睁着乌黑的大眼睛，盯着他看。



项诚实又转过身，看墙上钉着的红头文件，摇摇头，朝小鸟说：“我能去做什么呢？去西都还是哪里？你说，阿黄，文件什么时候来的？要不然学他们去打工？”

小鸟没有作声，在桌上一跳一跳地啄饭粒，项诚实捧着碗，听到又有人敲门，起身去开了，脸上还黏着饭粒。

“项诚实。”门外站着的村长说，“你的身份证办下来了，按你的要求叫项诚（后文统称），户口本也一起给你，喏，还有，这是你的银行存折，记得明天去找村长签字。”

项诚道了谢，村长问：“你到底是做什么职业的？十天半个月不在家，田地也不种，次次都找不到你。”

“没有职业。”项诚如是说，“游手好闲。”

村长擦了擦额头问：“你父亲呢？”

项诚翻看自己的户口本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死了。”

村长说：“我知道，我问你父亲做什么职业的？总得登记一个吧？”

项诚答道：“他也游手好闲，我子承父业。”

回答很有逻辑，村长居然无言以对，只好问：“你打算去哪里定居？到时候户口给你一起迁过去，咱们有特殊待遇。”

“没想好。”项诚身高一米八五，站在村长面前，不得不低头与他说话，“现在就要填吗？”

“按规定，每个人都要申报。统一管理，到时候表格填了交回来就行。”

项诚接过对方递来的表格，关上院门。入夜后，他打包了家里的东西，把一个密码皮箱锁好，手指打乱箱子上的密码，又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收起屋里父母的遗照。

他爬到床底下，打开地下的暗格，掏出一叠皱巴巴的钱，10元的、50元的、100元的，数了数，共2300元，整理好摊平，放进同样皱巴巴的钱包里，顺手到进枕头下。第二天，项诚去排队签字，同意转让宅基地。村民们都签了字，



留了手机号码，项诚拿着个永远摔不烂的诺基亚，挨个儿记了大家的联系方式。后来又让人给自己和房子合了影，表示纪念。

第三天，村长来挨个儿通知钱到账了，让大家去查账，尽快搬，项目等不起。最后，县城里的照相馆来了一个摄影师，村长张罗着让大家到村口，全村合影，洗出来每人发一张，顺便叮嘱摄影师，上面一定要加红横幅和醒目的字：鹰涌村全体村民留念。

项诚个头高，站在最后一排的最左边，朝镜头笑，肩上停着他的小白鸟。

三天后，开发商过来，在机器的轰鸣声中，把他们祖祖辈辈居住的房屋推成了平地。从此，鹰涌村算是消失在历史中了。

冬夜里，铁轨沿途的灯下细雨纷飞，呼啸着一闪而过。项诚拿着手机，坐在火车过道的一个大包上，时不时抬头朝行李架上看。行李架上摆着他的密码皮箱，一晃一晃，随着火车的颠簸，每一颠，项诚的心里就随之一颤。

“瓜子花生矿泉水——”

项诚侧过身，把脚下的包给推开点，挤出一条过道让推车过去。他穿着脏兮兮的旧衣服，一双运动鞋，袖子明显偏短，遮不住手腕；一顶越野军帽破了几个洞，露出脏兮兮的头发；外套是牛仔布的，裤子则是洗得褪色的黑色西裤，袜子一只蓝一只黑，毛衣还脱了线。

“你到了南都，就给这个朋友打电话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项诚对着电话道，“兄弟……”说着，电话突然断了。他只得把手机背面打开，从包里翻了张纸，折起来垫在手机电池背后，再用手按紧了，重新开机，中指竖着当杠杆，固定好手机背壳。

“对不起。”项诚说，“我的手机有问题，打着打着会断电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对方倒是大度，“老乡你挂了吧，我把他的电话发到你手机上。”项诚还想问对方怎么称呼，电话里却传来一串忙音。

“几点了，大哥？”隔壁的女孩从包袱上抬起头，困倦地问。



“十点。”项诚看了一眼手机，答道。

女孩趴下去继续睡。

项诚侧着身，艰难地从西裤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红梅，掏出一根烟，转到火车连接处的吸烟处抽了两口，又不放心地侧过头，朝车厢过道里的行李架上看，确定他的密码皮箱还在那上头。

一只银白色的小鸟在白茫茫的大雪里穿梭，追上了火车，继而轻轻叩击车窗。项诚转头望窗外，那小鸟又飞高，消失了。

他凑到窗边去看，嘴唇动了动，小声说：“走吧，不要追来了。”

小鸟消失了。项诚摘下帽子，捋了一下头发，挠了几下脑袋，把手揣在兜里，长腿蜷缩起来，靠在摇摇晃晃的厕所前面打着瞌睡。

清晨六点，火车历经二十一个小时旅途抵达南州，项诚裹挟在滚滚回南的人流中被挤出了车站，出站时还因为找不到票的问题，差点被关小黑屋。

离开火车站后，到处都在说粤语，天上下着小雨，报亭的老板在看电视烤暖炉，项诚一脸茫然。

“打电话。”项诚把脑袋伸进去。

老板没注意到他，项诚声音大了点，说：“老板，我打电话！”

“打啊！”老板回头瞥了他一眼，“瞪着我干吗？”

项诚放下皮箱，掏出手机翻短消息，照着手机上，给老乡介绍的朋友打电话，找个地方落脚。电话没人接，他只得在旁边等着，老板瞪着他看。

片刻后，项诚又打了一次，还是没人接。手机还有十块钱，漫游费太贵了，得省着点用，而且这手机用太多年了，风里来雨里去的，时灵时不灵，有时候还会自动挂电话，简直气死人。

他每隔十分钟打一次电话，打了四次，老板瞪着他，显然嫌这人在自己的报亭门口站着占地方。项诚只好不打了，躬身背起那个巨大的、山一样的背包，突然发现——放在地上的手提皮箱没了！

项诚登时愣在当场，继而左右看看，背着包，一脸的震惊与愤怒，意识



到是皮箱被偷了，便快步走到街道没人的地方，压抑着怒火，喘了一会儿气，点了根烟镇定下来。

他两根手指夹着烟，眯着眼在空中虚虚画了个圈。烟雾仿佛有生命一般，在空中旋转缭绕，化为一只奇异的精灵，围绕项诚转了个圈，再掉头沿着反方向飞去。

项诚转身就跑，背着足有两人宽的大包，再次一阵风般经过报亭门口，穿过马路，冲下立交桥，跑向幽静的小巷。

两名少年正在一个开锁店前折腾项诚的皮箱。项诚怒吼一声，从包里抽出一根木棍，冲上前就朝小偷招呼。开锁修皮鞋的骇然大喊：“要打出去打！”

项诚一脚踹翻了摊子，小偷却抱着皮箱就跑，一跑进楼道里就往楼上冲，项诚的包卡在防盗门外，飞速把包放下来，咆哮道：“还给我！”

小偷在拐角处打开皮箱，一脸的错愕，与此同时项诚已敏捷地一个翻身，从扶手上连着翻上三层楼道。阴暗的筒子楼内，小偷灵机一动，直接把密码皮箱朝着项诚猛地一掀。

里头白色的粉末“哗”一声撒了出来，混合着奇怪的块状物，泼了项诚一身。项诚立时傻眼，小偷转身就跑，项诚发出一声痛彻心扉的咆哮，冲上去揪着落在后头的小偷背后衣领，朝墙上一甩，“咚”的一声闷响，小偷登时软倒下去。

项诚站着呼哧呼哧喘气，全身都是白色的粉末，那粉末纷纷扬扬地在筒子楼过道的日光中，下雪一般地洒下来。他两眼通红，仿佛失去了全身的力气，跪在地上，哆嗦着把粉末全部拢起来，再发着抖把它放回皮箱里。

外面警察来了，拿着扩音器喊了句话，项诚意识到惹麻烦了，提着箱子要走，奈何密码锁已被凿坏，箱子刚提在手里，“哗啦”一声，粉末又撒了满地。

警察冲上二楼。项诚忙说：“我不是坏人！”警察不由分说按着他，把他带走了。

傍晚，警署里。警察登记项诚的身份证，众人面面相觑。



“你是做什么的？职业？”警察问。

大背包被打开，项诚的东西全部被倒了出来，一串古代铜钱、一个铃铛、一大把红绳、一支牙膏、刷得乱毛的牙刷、一根伸缩的不锈钢棍子、一把雨伞、三大叠泛黄的草纸、一包五颜六色奇形怪状的石头、两包卫生巾以及花裤衩若干，带着汗渍的白背心三条；止痛片、装着白开水的玻璃罐头瓶；一叠红纸，红纸上面的三张用圆珠笔画了几只歪歪扭扭的长舌头怪物；一个超市装食物用的口袋，口袋里装着半斤黄豆、两包榨菜、几个硬邦邦的馒头、一个鼻烟壶；一捆棉铺盖，一顶帐篷，一个枕头，一块床单大小的绣着不少稀奇古怪妖怪的红布。

“卖工艺品的。”项诚说。

警察提着铜钱，看看去，似乎在确认那是不是古董，道：“铜钱不能还给你，我要找人鉴定一下。”

项诚沉默不语。警察说：“给你开个条子，三天后如果没问题的话来领，身份证我登记了，那小子被你一推撞得脑震荡，送医院里躺着了。”

项诚说：“家长呢？我要讨个说法。”

“快走吧你！”警察说，“家长来了你就走不了了，闹医药费都闹死你。”

项诚只得收拾东西，把自己的随身物品都塞进包里挎上，在一众警察好奇的目光中走了。

回到先前撒出粉末的筒子楼里，项诚在楼下百货店买了扫帚和簸箕，上楼去的时候，看见楼道里一户人家的门开着，一个大妈在朝楼梯冲水，用洗衣粉勤快地拖地。

“你搞什么啊！”大妈说，“破坏公共环境卫生，垃圾搞得到处都是，你有没有公德心？”

项诚转身下楼去，把簸箕与扫帚朝垃圾桶里一扔，愤恨地踹了垃圾桶一脚，跪在楼道里淌出来的污水前，朝着下水道磕了三个头。



冬去春来，万物抽枝发芽。南国的春天万物复生，阳光灿烂，南城晴空如洗。迟小多骑着山地自行车，从街口的拐角处潇洒地转了个弯，停在面包店门口。店员朝外看了一眼，把面包和牛奶拎过来。

“谢谢。”迟小多朝那高高帅帅的店员笑了笑。他每天上班都会在这里买面包，因为店员挺帅，而且很热情。

迟小多也很帅，工作了好几年，却像是大学刚毕业，干干净净。

“今天有你的生日蛋糕。”店员笑着说，“下班记得回来拿。”

“哎？”今天是迟小多的生日，他有点意外，蛋糕店居然还记得他办卡时留的生日，这令他心里一阵温暖。

“上班去了！”迟小多朝他挥手，“加油！”

今天循例是部门领导送蛋糕，同事分蛋糕，来到建筑设计院已经过了两年了，大家让他吹蜡烛许愿，迟小多握着手指数，站在蛋糕前许愿。什么时候才能改改这一成不变的人生呢？他心里叹了口气。

每天上班，下班，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睡觉，到哪里都是一个人。

快下班的时候，迟小多画了半张图，给另外几张设计图签了名，电话又响了，大学同学兼好友王仁找了不少大学同学，大家趁机聚聚，找地方给他过生日。迟小多便回去拎了蛋糕，与死党们一起庆祝。

“新的一年，又长大一岁啦。”王仁皮笑肉不笑地拍拍迟小多的肩膀说，“下一年有什么愿望？”

“换一种生活吧。”迟小多说，“人生实在是太无聊了，感觉什么也没做，人就老了，傻了。”

“提前退休，多好。”王仁怪笑道。

迟小多问：“晚上还有活动没，我要回家睡觉了。”

“别呀。”王仁搂着他的肩膀，神神秘秘的。吃过饭之后，王仁直接开车把几人带到了一个男士养生会所。

“今天哥们儿给你准备了生日礼物。”王仁搂着迟小多的肩头说，“待